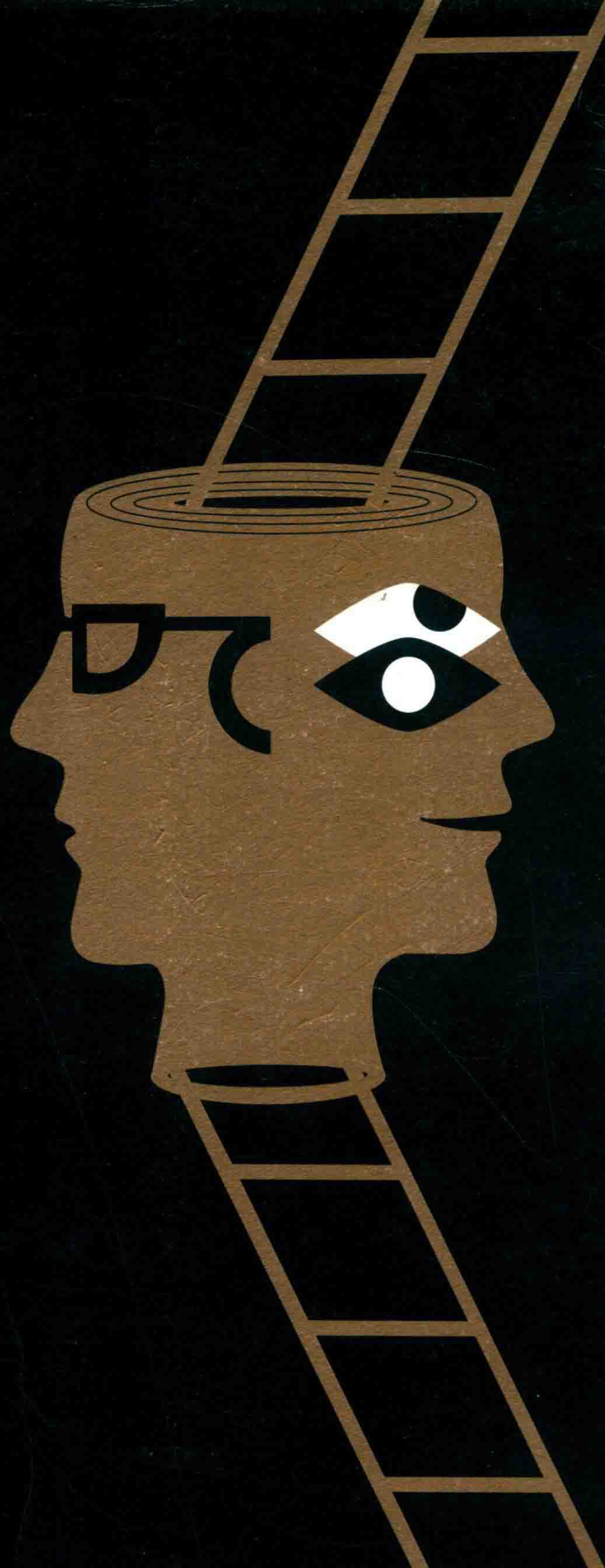


疯子
在右

天才
在左



高铭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完整版】

天才在左

疯子在右

【完整版】

高铭

著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完整版 / 高铭著.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5

ISBN 978-7-5596-2012-5

I. ①天… II. ①高… III. ①心理学—通俗读物
IV. ①B8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79458号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完整版

作 者：高 铭

总 策 划：何 寅

责任编辑：孙志文

封面设计：所以设计馆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30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23印张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2012-5

定价：49.8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82069336



铁葫芦

目 录

新版前言 // 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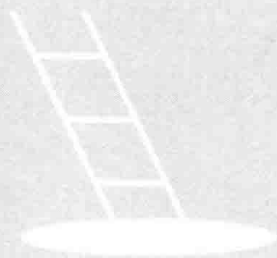
第一版前言 // 004



- 006 角色问题
- 010 梦的真实性
- 015 四维虫子
- 021 三只小猪——前篇：不存在的哥哥
- 025 三只小猪——后篇：多重人格
- 030 进化惯性
- 034 飞禽走兽
- 040 生命的尽头
- 045 苹果的味道
- 051 颅骨穿孔——前篇：异能追寻者
- 056 颅骨穿孔——后篇：如影随形
- 061 生化奴隶
- 066 永远，永远
- 070 真正的世界
- 077 孤独的守望者
- 082 雨默默的
- 089 生命之章
- 094 最后的撒旦
- 099 女人的星球

篇外篇：有关精神病的午后对谈

- 112 时间的尽头——前篇：橘子空间
- 118 时间的尽头——后篇：瞬间就是永恒
- 124 在墙的另一边
- 130 死亡周刊
- 135 灵魂的尾巴
- 141 永生
- 147 镜中
- 152 表面现象
- 157 超级进化论
- 162 迷失的旅行者——前篇：精神传输
- 170 迷失的旅行者——中篇：压缩问题
- 179 迷失的旅行者——后篇：回传
- 186 永不停息的心脏
- 193 禁果
- 198 朝生暮死
- 206 预见未来
- 212 双子
- 219 行尸走肉
- 224 角度问题
- 231 人间五十年
- 236 转世



第二个篇外篇：精神病科医生

- 246 伪装的文明
- 253 控制问题
- 259 大风
- 264 双面人
- 270 满足的条件
- 276 萨满
- 282 偷取时间
- 289 还原一个世界——前篇：遗失的文明
- 297 还原一个世界——中篇：暗示
- 302 还原一个世界——后篇：未知的文明
- 307 盗尸者
- 313 棋子
- 321 谁是谁
- 326 灵魂深处
- 331 伴随着月亮
- 335 刹那
- 339 果冻世界——前篇：物质的尽头
- 347 果冻世界——后篇：幕布

新版后记：人生若只如初见 // 355

第一版后记：人生若只如初见 // 358



新版前言

前言：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六年了。

在写下上一句话之前，我花了大约二十分钟敲出一堆废话来，什么感谢读者啊，感谢大家喜爱啊一类的，后来想想，删了。

我这是干吗啊，我干吗要去刻意说这些讨好的话啊，我又不是打包卖心灵鸡汤的。只有严谨认真地写好内容才是对读者最好的尊重，否则就算跪舔也一定会被骂的！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去写那些无用的客套话，那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本书的内容，而不是一个摇尾的前言或自序。

想到这些我没啥压力了。前言就照实话路子来，嗯，不卑不亢、心平气和。

真·前言：

2009年8月17日的凌晨大约两点半，我坐在桌前敲下了第一个字。也就是从那个字开始，犹如一个漫无边际、奇妙的崭新宇宙诞生般，许许多多沉寂在我记忆中的东西被唤醒并喷薄而出。它们既是物质也是光影，混杂纠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某种概念和意义，立体地呈现在我的眼前。在这之前我从未想过该去怎么看待那些记忆，也从未想过该去怎么理解它们，因为我一直以为那只是一段记忆而已。但也许是憋了太久，又也许那阵儿实在太闲，所以我还是写了。很意外，没想到尝试着写出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居然是最具有冲击性的一次体会与解读。这不由得让我想到自己在《催眠师手记》第二季中写下的一句话：语言和文字是一



种思维病毒，因为它能改写大脑回路——包括自己。

相较而言，文字是语言的进化版，因为文字对语言有着某种膜拜式的演绎——赋予其更深刻的含义或者更发散性的暗示。每当意识到这点都会让我觉得自己似乎不是坐在电脑前敲字，而是在从事某种宗教性的仪式。此时我的定位既是这场仪式的组织者，也是参与者，同时还是一名旁观者。这是一种很奇妙的体会。

接下来的几个月，那些文字被展示在更多人面前——被印制成了书。当然，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本书的问题。

出版后的几年来，通过它我见识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也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接触到了很多有趣的想法，同时我也更好地认知了自己，也进一步认知了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很奇妙，宽广而辽阔；这个世界很系统，严谨而规则。遗憾的是虽然我们身处于这个世界中，可大多数时候仅仅只能感受到其中的一点点罢了，更多的，我们则一无所知——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是的，我们的认知具有普遍性的狭义和片面。

记得在看《阿凡达》的时候我很羡慕那个星球的土著，他们无须做太多，只要把藏在自己小辫子里的触角（也许是别的什么器官）与灵魂之树对接就可以感受到大多数地球人穷极一生都无法体会到的感受——与自然共鸣，从这个世界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本身，不必走弯路兜很大的圈子去干点什么——静坐辟谷隐居推测或者搞谁也看不懂的哲学，什么也不需要。而且我相信他们之间的情感交流也真挚得多，小辫子一对接啥都知道，想撒谎都没门。所以我猜他们的语言应该相对很简单，至少无须那些感人肺腑的词句和描绘，一切交给小辫子，保证准确无误，标准心灵沟通。由此我觉得他们当中大概也很难产生精神病人吧，因为一切都能直接传达，包括压力、困惑、迷茫、不解、纠结。

而我们不行。

由于个体上的差异性，我们有着很复杂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却又没



有那根独特的、藏着触角的小辫子，所以我们只好全部寄托于语言来传达思维。假如想让更多人知道，那么需要通过某种宗教性的仪式——文字来实现。这点上倒是和潘多拉星土著们与自然沟通的方式接近，我指仪式本身。

但即便使用文字我们也无法逾越体会上的差距，即不可能彻底感同身受。也许正是因此才会有精神病人。因为我们做不到彻底传达出我们的压力、困惑、迷茫、不解、纠结，于是也就有了所谓的心结。所以，能够从别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是一种极其珍贵的……呃……词穷了……该怎么讲？体验？好吧，大概这意思吧，理解就好……你看，我现在就身处于表述的困局当中。

就是这个最初的原点，让我产生了接触精神病人的想法——我用了一种很笨的方法去体验另外的视角。至于对与错，好与坏，清晰与混乱，逻辑与无序，这些都不重要（我不是找他们来刷存在感的），重要的是某种近似乎宗教意识般的共鸣。我想要的，就是这个。

是的，一切并不是从2009年的8月17日凌晨开始的，而是更早，是从我对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认知、对其他角度的好奇而开始的。

至今仍是。

因此，在沉淀几年后我写下了那本书；因此，六年有了这个第二版——把以前未完成的章节完成并加了进去；也因此，我絮絮叨叨地写下了这个前言。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六年了。但我很清楚，一切还没有结束，一切才刚刚开始。

2015年秋，云南玉溪

第一版前言

“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记得多年前，我曾经收到过一张生日贺卡，那上面写了一句动人的话：最精彩的，其实就是世界本身。也就是看到这句话之后，我开始萌生环游世界的想法，因为觉得有必要认识下自己生活的这个星球。也就是有了这个愿望后不久，我想到了刚刚提到的问题：这个世界究竟是怎样的。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和方式，用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寻找答案。但是我发现，谁也说不清这个世界到底是怎样的。

就在我为此困惑不解的时候，某次听一个身为精神科医生的朋友说起了一些病例，然后好像明白了一些——为什么没人能说清这个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了。

道说：是人间；

佛说：是六道之一；

上帝说：是天堂和地狱之间的战场；

哲学说：是无穷的辩证迷雾；

物理说：是基本粒子堆砌出来的聚合体；

人文说：是存在；

历史说：是时间的累积。

很显然，都有各自的解释。

看来，这个世界是有无数面的不规则体。

于是我开始饶有兴趣地问身边那些熟悉的人：“在你看来，世界到底是怎样



的？”不过我并没得到态度认真的回答。

为什么呢？大概因为很少有人想过这个问题，也很少有人真的愿意面对这个问题，毕竟大家都在忙着挣钱，找老婆，升职……很少有人在乎这个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更多的人对于我这种不忙着挣钱、不忙着找老婆、不忙着升职的行为表示不解，同时还半真半假地表示关注：你疯了吗？

那么好吧，我决定去问另一个人群——“精神病患者”们，或者说，我们眼中的精神病人。我带着复杂的心态，开始接触这个特殊的群体，想知道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

精神病人也有迥异的性格和行为方式：有喜欢滔滔不绝的，有没事找事的，有沉默的，有拐弯抹角的，这点跟大街上的众生相没什么区别。但是他们会做些我们不能理解的事情，会有我们从未想过的观点。他们的世界观令人匪夷所思，他们以我们从未想到的角度观察着这个世界。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精神病人难以沟通的原因吧。

我想，一些行为只看结果不见得能看明白，要是了解了成因就会好得多。于是，从那个决定之后，我利用业余时间做一件事情——和精神病人接触。

白驹过隙，四年后的某天中午，我突然决定结束了，停止我那因好奇而引发的接触。

又是一年之后，我决定把自己零零碎碎整理过的那些东西写出来……于是，现在，作为读者，你从某个书架上找出这本书，并且翻到这一页，才看到了我这段啰唆的自序。

非常希望在开始看这本书之前，你能接受我一个小小的建议：请拨开文字和表象的迷雾，更开阔地接触这奇妙世界的本质。我更希望读完这本书后，你能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考。有自己的思想很重要，甚至可以说，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我只希望这本书是一扇窗，能让你看到更多、更多的世界——其他角度的世界。我也希望有一天你能够很坦然地说：“让我来告诉你，在我眼中，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角色问题

他：“我只能说我同情你，但是并不可怜你，因为毕竟你是我创造出来的。”

我：“你怎么创造我了？”

他：“你只是我小说中的一个人物罢了，你的出现目的就在于为我——这本书的主角添加一些心理上的反应，然后带动整个事情……嗯……我是说整个故事发展下去。”

我面前的他是一个妄想症患者，他认为自己是一部书的主角，同时也是作者。病史四年多了，三年前被送进医院。药物似乎对他无效，家人——他老婆都快放弃了。

由于他有过狂躁表现，所以我只带了录音笔进去，没带纸笔——或者任何有尖儿的东西，并且坐得也够远。我在桌子这头，大约两米距离之外，他在桌子那头，手在下面不安地搓着。

他：“我知道这超出你的理解范围了，但是这是事实。而且，你我的这段对话不会出现在小说里。在那里只是一带而过，如某年某月某日，我在精神病院见了你，之后我想了些什么，大概就会是这样。”

我：“你觉得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吗？你怎么证明我是你创造出的角色呢？说说看。”

他：“你写小说会把所有角色的家底、身世说得很清楚给读者看？”



我：“我没写过，不知道。”

他笑了：“你肯定不会。而且，我说明了，我现在的身份是这部小说的主角，我沉浸在整个故事里，我的角色不是作者身份，也不能是作者身份。因为什么都清楚了读者看着没意思了。如果我愿意，可以知道你的身世，但是没必要在小说里描绘出来，那没意义。我现在跟你交谈，是情节的安排，只是具体内容除了书里的几个人，没人知道。读者也不知道，这只是大剧情里面的一个小片段……”

我：“你知道你在这里几年了吧？”

他：“三年啊，很无聊啊这里。”

我：“那么你怎么不让时间过得快一点，打发过去这段时间呢？或者写出个超人来救你走呢？外星人也成。”

他大笑起来：“你真的太有意思了！小说的时间流逝，是遵从书中的自然规律的，三年在读者面前只是几行字甚至更短，但是小说里面的人物都是老老实实地过了三年，中间恋爱结婚生孩子升职吵架吃喝嫖赌什么都没耽误。怎么能让小说的时间跳跃呢？我是主角，就必须忍受这点儿无聊。至于你说的超人外星人什么的，很无聊，我这个不是科幻小说。”

我发现的确是他说的那样，从他个人角度讲，他的世界观坚不可摧。

我：“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这个世界是为了你而存在的，当你死了呢？这个世界还存在吗？”

他：“当然存在了，只是读者看不到了。如果我简单地死掉了，有两种可能：一、情节安排我该死了；二、我不是主角。而第一点，我现在不会死，小说还在写呢。第二点嘛，我不用确定什么，我绝对就是，因为我就是作者。”

我：“你怎么证明呢？”

他：“我想证明随时可以，但是有必要吗？从我的角度来说，证明本身就可笑。除非我觉得有必要。非得证明的话，可以，你可以现在杀我试试，你杀不了



我的，门外的医生会制止你，你可能会绊倒，也许冲过来的时候心脏病发作了，或者你根本打不过我，反而差点儿被我杀了……就是这样。”

我：“这是本什么小说？”

他：“描写一些人的情感那类的，有些时候很平淡，但是很动人，平淡的事情才能让人有投入感，才会动人，对吧？”

我：“那么，你爱你老婆吗？”

他：“当然了，我是这么写的。”

我：“孩子呢？”

他有些不耐烦：“这种问题……还用问吗？”

我：“不，我的意思是，你对他们的感情，是情节的设置和需要，并不是你自发的，对吧？”

他：“你的逻辑怎么又混乱了？我是主角，他们是主角的家人，我对他们的感情当然是真挚的。”

我：“那你三年前为什么要企图杀了你的孩子？”

他：“我没杀。只是做个样子，好送我来这里。”

我：“你是说你假装要那么做？为了来这里？”

他：“我知道没人信，随便吧，但那是必须做的，没读者喜欢看平淡的流水账，应该有个高潮。”

我决定违反规定刺激他一下：“如果你在医院期间，你老婆出轨了呢？”

他：“情节没有这个设定。”

我：“你肯定。”

他笑了：“你这个人啊……”

我不失时机：“你承认我是人了？而不是你设定的角色了？”

他：“我设定你的角色就是人，而且你完成了你要做的。”

我：“我做什么？”

他：“让我的思绪波动。”



我似乎掉到他的圈套里了：“完成了后，我就不存在了吗？”

他：“不，你继续你的生活，即便当我的小说结束后，你依旧会继续生活，只是读者看不到了，因为关于你，我不会描述给读者了。”

我：“那这个小说，你的最后结局是什么？”

他：“嗯……这是个问题，我还没想好……”

我：“什么时候写完？”

他：“写完了你也不会知道，因为那是这个世界之外的事情了，超出你的理解范围，你怎么会知道写完了呢？”

我：……

他饶有兴趣地看着我：“跟你聊天很好，谢谢，我快到时间了。”说完他眨了眨眼。

那次谈话就这么结束了。之后我又去过两次，他不再对我说这些，转而山南海北地闲聊。不过那以后没多久，听说他有所好转，半年多后，出院观察了。出院那天我正好没事就去了，他跟他的主治医师和家人朋友谈笑风生，没怎么理我。临走时，他漫不经心地走到我身边，低声快速地说：“还记得第一次那张桌子吗？去看看桌子背面。”说完狡猾地笑了。

费了好大劲我才找到我和他第一次会面的那张桌子。我趴下去看桌子底下，上面有很多指甲的划痕，依稀能辨认出歪歪斜斜的几个字。

那是他和我第一次见面的日期，以及一句话：半年后离开。

过后很久，我眼前还会浮现出他最后那狡猾的笑容。

梦的真实性

跟这个女患者接触花了很长时间，很多次之后才能真正坐下来交谈，因为她整日生活在恐惧中，她不相信任何人——家人、男朋友、好友、医生、心理专家，一律不信。

她的恐惧来自她的梦境。

因为她很安全，没有任何威胁性（反复亲自观察的结果，我不信别人的观察报告，危及我人身安全的事情，还是自己观察比较靠谱），所以那次录音笔、纸张、铅笔我带得一应俱全。

我：“昨天你做梦了吗？”

她：“我没睡。”

她脸上的神态不是疲惫，而是警觉和长时间睡眠不足造成的苍白以及濒临崩溃——有点歇斯底里的前兆。

我：“怕做梦？”我有点后悔今天来了，所以决定小心翼翼地对话。

她：“嗯。”

我：“前天呢？睡了吗？”

她：“睡了。”

我：“睡得好吗？”

她：“不好。”

我：“做梦了？”